

# 碼頭工潮無贏家值得反思

□梁立人

## 【議論風生】



碼頭工潮雖然暫時落幕，但餘波仍未了，罷工工人能否全部復工，存在變數。再說，職工盟及部分工人仍未完全撤走，罷工是否會死灰復燃？勞資雙方角力，到底應互相體諒還是零和遊戲呢，李卓人灰溜溜的說，這次罷工只取得半杯水的勝利，那又是否一個完美的結局呢？這一切，都值得有關人士的反思，尤其是特區政府，有必要好好考慮以下的三個問題。

## 工潮後遺症影響長遠

一，誰是工潮的贏家？以下所見，這次罷工根本沒有贏家，因為，勞資雖獲得加薪，但與最初要求仍有相當大的距離；工會雖操控了工潮，但最後仍要被迫接受資方的提議，威信嚴重受挫；資方雖然守住了自己的底線，但經濟損失極為慘重；值

得我們注意的是，工潮的後遺症將出現，其影響極為長遠。

首先，受工潮影響的外判商高寶宣布結業，有多名屬下的吊機手頓成「無主孤魂」，能否悉數由其他外判商吸納，是一大疑問；外判商永豐罷工期間失去兩份承判合約，即使重聘罷工工人，亦有可能開工不足，令工人實質收入反而減少。更可怕的是，本港碼頭貨櫃業近年已漸走下坡，工潮期間，估計有兩成業務被迫流走到隔鄰深圳的鹽田港、南沙港，甚至更遠的新加坡。估計相當部分不會重返。事實上，本港目前已是全球最貴處理費的貨櫃港，面對珠三角地區碼頭的競爭，平均每個櫃相差二百至三百美元。工潮過後，成本無可避免會進一步上升，未來流失合約勢所難免。可以說，本港的貨櫃碼頭業已屬夕陽工業，甚至有可能無疾而終，成為明日黃花。由此可見，罷工工潮沒有贏家，甚至可能連累整個香港經濟下滑，七百萬人均受其害。

二，集體談判權是否需要存在？工會及支持罷工的部分人認為，這次罷工之所以時間拖長，造成這樣大的影響，主要原因是由於工會沒有集體談判權。不過，這種說法似是而非。因為，集體談判權

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是工會大殺傷力的武器。有了集體談判權，勞資雙方的談判只會更激烈，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在十九世紀的資本壟斷時期，這的確是打擊無良僱主，為工人爭取權益的利器，但今日勞資法案已趨完善，資本壟斷已受到法律所限，現代資本家已有本質上的改變，所以，集體談判權已逐漸為人所棄，不少地區更明文禁止。事實所見，工會勢力極大的英國，便受過集體談判權所害，工人得到短暫的利益，但卻令整個英國的工業和經濟發展一蹶不振，雖經數十年而未能復元。香港地小人多，經不起折騰，如香港工會有集體談判權，必然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比如說，如果這次工潮中工會利用集體談判權，為工人爭取到雙位數的加薪，相信受影響結業的外判商必不止高寶一家，整個碼頭運輸業也會加速衰落，惟一受益者只會是李卓人之流的職業工運者，他們手執屠龍刀，所向無敵，但資方被迫屈服，或被殺個落花流水，難道工人就會有好處嗎？可以說，無論是資方靠壟斷恃財傲物，或是勞方以集體談判權盛氣凌人，都只會出現兩敗俱傷的局面。今日，民主政制和勞工法已給勞工相當的保障，集

體談判權這種大殺傷力的武器，還是不提也罷！

三，仇富情緒對香港有沒有好處？這次罷工最引起爭議的話題，是在激進工會指下，罷工工人舉着被妖魔化的長實主席李嘉誠的大頭相，包圍長實總部，甚至聚眾圍攻李嘉誠的住宅遊行抗議。其實，李嘉誠雖是碼頭所屬公司和記黃埔的大股東，但碼頭工早已外判，李嘉誠也從不過問碼頭的運作，碼頭工人爭取加薪矛頭直指李嘉誠，就如香港麥當勞漢堡包店的員工改善待遇，去美國找邁克爾·羅伯茨（Michael Roberts，麥當勞的總裁兼CEO）抗議一樣荒謬。

## 仇富情緒對香港無好處

記得李嘉誠當年收購英資企業和記黃埔，打破了英國資本的壟斷，被不少人視為華人社會的英雄，眾所周知，李氏一生勤勞儉樸，經營有道，以誠信起家，以平等待人，不但是備受尊重的國際名人，更是香港人的驕傲。無可否認，李氏家族富可敵國，對香港的社會影響舉足輕重是事實，但這並非罪過，對其醜化有失厚道。

仇富情緒，或可減輕某些人失意的壓力，但對香港並無好處，香港之所以能從一個寂寂無聞的漁港發展成世界最富裕的國際大都會，實在有賴商人的成功和香港打工仔的勤奮及多年來勞資和諧相處，仇富情緒，對香港的影響，絕不亞於階級鬥爭給中國帶來的損害，政府應該重視這一危險趨向，重建社會和諧，才能保有香港的長治久安。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 別讓森林定律主導普選討論

□民建聯副主席 陳勇

近期社會上出現諸如「佔領中環」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激進抗爭行為，如果各方都以激進行為對抗，就像雙方協商討論之前，各自先拿出一把刀來，比比誰更強硬，筆者擔心，如果有關普選方案的討論，持續地按這樣的軌道走下去，最終會被「森林定律」所主導，普選方案的討論將會失去理性，變成各方拳頭軟硬的較量。

## 【指點香江】

有關二〇一七年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在政府未正式展開諮詢之前，已經引起社會的討論，而且，這次的討論一開始就出現激烈對抗現象，建制派和反對派各執己見，更有激進的表現，使整個社會氣氛充滿火藥味，令人擔心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最終是否能順利達成共識，推動普選進程。

香港是個多元社會，對同一事件，社會上存有不同意見和看法，是正常現象，而且，在香港這高度自由的社會，各種意見都能得到充分的表達。就普選行政長官的問題，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就已經展開社會討論，持不同立場和意見的社會團體和人士，都透過不同的方式，表達了他們的意見和主張，雖然，直至今日仍未達至一個社會廣泛接受的選舉方案，然而過去的多次社會討論，實際上已經為香港的普選進程，做了許多實質性的貢獻，不斷地縮窄分歧，在不同的層面達成許多共識，一步一步走向普選。

## 以基本法為普選依據

一九九〇年四月四日全國人大通過的《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於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過的《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二〇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下簡稱《決定》），就是過去為達至普選所形成的共識的集中體現。《基本法》第四章和第六章，有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規定，確定了香港按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達至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由普選產生的最終目標；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明確了香港可於二〇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

二〇二〇年普選立法會。

現在，香港在普選特首的道路上，經過三十多年的廣泛討論，已經走到最後的階段。在此階段的討論，應在過去建立的基礎上展開，尊重過去形成的共識，這樣才能事半功倍，推動普選的落實。如果無視過去的討論達成的結果，一切推倒重來，只會製造更多的分歧，使普選進程倍加困難。所以，今日有關落實二〇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的討論，應該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之下展開，才是正道。

## 激烈對抗令社會撕裂

但是，最近一段時間社會上圍繞二〇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的討論，卻出現令人擔憂的情況，個別學者、法律界人士，竟然公開呼籲市民以違法的方式佔領中環，亦有些團體、組織和人士，先後提出各種各樣的「普選方案」，公然違反《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甚至提出普選方案不必依據《基本法》規定的論調，少數人甚至鼓吹以激進和暴力的方式表達意見。

筆者認為，作為自由的社會，香港市民大可就二〇一七年的普選方案暢所欲言，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是各種意見的表達，必須建基於法治的基礎，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以和平的方式去表達；此外，各種意見和方案也建基於尊重過去討論所取得的進展的基礎上，理性地討論，只有這樣，新展開的政制改革討論才有意義，才能進一步減少分歧，促進普選的落實。相反，如果各方繼續堅持己見，不斷重複過去已經討論過、已解決的分歧，甚而用更激進的手段抗爭和辯論，只能令分歧擴大，社會撕裂，破壞了討論的社會氛圍，而使普選方案寸步難行，更有可能走回頭路。

近期社會上出現的「佔領中環」，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激進抗爭行為，如果各方都以激進行為對抗，就像雙方協商討論之前，各自先拿出一把刀來，比比誰更強硬，筆者擔心，如果有關普選方案的討論，持續地按這樣的軌道走下去，最終會被「森林定律」所主導，普選方案的討論將會失去理性，只變成各方拳頭軟硬的較量。

## 政治妥協需過人勇氣

筆者相信，絕大部分市民不希望香港出現這樣的情況，市民希望香港的民主政制可以向前發展，香港能在二〇一七年落實普選特首，所以，有關普選特首的討論，應該回歸理性討論，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之下，展開討論，這樣才是對香港整體利益最好的方式。

至於社會各界對二〇一七年普選方案存有的分歧，筆者認為這並不奇怪，也不是完全不能解決的問題，為促進香港的民主進程，為落實二〇一七年的普選，同時也從香港整體利益出發，持有不同政見和意見的社會各界，有必要犧牲自己的部分堅持，作出適當的妥協，從而促成《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框架之下的共識。

比如，《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普選特首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社會各界應可充分理性地討論提名委員會應如何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民主程序提名應該是怎樣的程序等等，聚焦於這些重點問題展開討論，就容易取得進展。相反，如果不尊重過去的共識，不尊重《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將討論的焦點放在不需要提名委員會，或使提名委員會名存實亡，等同於無，那就難以達成共識，難取得進展。

# 謝里夫回歸面臨三大挑戰

□柳凡

## 【國際連線】

5月11日，巴基斯坦第二大黨穆斯林聯盟領導人、前總理謝里夫宣布在國民議會（下議院）選舉中獲勝。謝里夫在閣別權力中心10多年後，有望三度出任總理。

謝里夫1949年12月25日出生，現年64歲。1990年擊敗最大對手貝·布托當選總理。他當了3年總理後，因被控貪污遭解職，貝·布托接任總理。1997年，謝里夫率領巴基斯坦穆斯林聯盟贏得2/3的壓倒性席次再度出任總理，着手鞏固他的自由經濟政策。

## 歷經政變流亡海外

1999年10月，他宣布解除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兼陸軍參謀長穆沙拉夫的職務，結果導致穆沙拉夫發動軍事政變，解散了政府，並遭到了軟禁。他在政變下台後因腐敗逃稅罪被判處14年徒刑，幸運的是他在2000年年底獲得巴基斯坦總統特赦，允許流亡沙特。2007年8月，巴最高法院作出裁定允許流亡海外的謝里夫回國並參加巴議會選舉。同年9月，謝里夫回國後短暫停留後被巴官方驅逐出境，繼續海外流亡生涯。同年11月，他從沙特回國，從而結束了長達8年的流亡生活。2009年7月，巴最高法院駁回了地方法院在美國對謝里夫的審判，宣判謝里夫在1999年10月所謂阻止穆沙拉夫乘坐的客機降落的「劫機案」中無罪。在經歷了政變下台、銀鑰入獄、流亡海外等一系列波折後，2008年大選前回國的謝里夫選擇了靜靜地做反對黨，臥薪嘗膽等待東山再起的時機。

截至5月13日凌晨，巴選舉委員會公布的結果顯示，由謝里夫領導的穆斯林聯盟（謝派）暫時排在第一的位置，已獲得272個席位中的124個；由前板球明星伊姆蘭·汗領導的正義運動黨獲得了32個

席位，排在第二位，而由總統扎爾達尼兒子比拉瓦爾領導的巴人民黨則以31個席位暫列第三。從目前結果看，謝里夫及其政黨強勢回歸，他將歷史性第三次成為巴基斯坦總理。

在經歷如此多的政治風波後依然能夠當選，主要得益於謝里夫回國後低調專心搞經濟，特別是在旁邊普普的成績有目共睹，再加上其本人就是巴基斯坦最富有的企業家之一，民眾期待他能帶來改變。再加上他幾經起落，治國經驗豐富，外交政策靈活，與美、印關係都較為融洽。更為重要的是，現任軍隊領導基亞尼對謝里夫的態度較為公正，從某種角度說，謝里夫執政得到了軍方的默許。謝里夫若能出任總理，或許將成為巴局勢向好發展的有利因素。

## 卧薪嘗膽強勢回歸

人民黨執政期間巴經濟建設成就乏善可陳，通脹及失業率居高不下，貪腐情況嚴重。若能順利當選總理，謝里夫將不可避免地接過人民黨留下的政治、經濟的爛攤子。

首先新政府將面臨的最大挑戰是2014年美軍撤出阿富汗以及阿富汗總統選舉。屆時，美國會收手還是插手，對巴政局會產生多大影響，現在仍不得而知。巴歷屆政府都在美國與民意之間走鋼絲。配合美國討好民意，永遠無法兩全。美國如果能在明年和平退出阿富汗，將極大減輕新政府的壓力，將為巴贏得寶貴的喘息機會。反之，極端勢力將趁勢而起。

其次，作為鋼鐵業大亨，謝里夫提倡自由化市場經濟，主張推進私有化，在大選中大打經濟牌。儘管可以倚靠旁邊普普的經濟基礎，但面對腐敗、失業、電力短缺和基礎設施落後等問題，謝里夫要想改善經濟仍需要花大力氣。

## 聯合政府施政受制

第三，雖然選舉結果已經沒有懸念，但輿論卻普遍認為，巴基斯坦的下一屆政府將以黨派聯合執政的方式組建，沒有一個政黨能夠獲得組閣所需272個直選席位中的172個，因此，未來可能將組建聯合政府。對此，謝里夫也呼籲巴基斯坦所有政黨都能坐下來協商，與他一起解決國家的難題，包括通貨膨脹、失業和打擊塔利班等難題。事實上，相當一部分國人並不太在意哪個黨派或是領導人上台，而更關心上台後的政府和領導人採取什麼方式解決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雖然謝里夫會和滿懷期望的民眾有一個蜜月期，但是這個蜜月期會持續多久尚待觀察。

作者為原中國資深外交官、駐外大使



▲謝里夫領導的巴基斯坦第二大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勝，有望三度出任總理

# 美對日走得大遠心存疑慮

□張敬偉

## 【東亞風雲】

近來，日本政界的表現，扯動東北亞關係的新一輪動盪。安倍向靖國神社奉祭品，內閣成員和大批議員參拜靖國神社，安倍首相再發否認日本侵略言論，穿上日自衛隊迷彩服，高呼「天皇陛下萬歲！」，恢復戰前「榮光」等等。可以說，在日本政壇的右翼化，達到戰後最高峰。

## 日為東北亞添風險

5月3日，日本迎來了第66個憲法日。針對安倍提出修改憲法九十六條的表態，日本民眾走向街頭反對修憲，日本《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等主流媒體亦發表表態反對修憲立場。日本社會的反修憲喧聲，在於安倍修憲的兩步走策略，即先修九十六條以降低國會修憲提案的門檻，從而達到修改第九條的目的，修改這一條，就使日本「和平憲法」名存實亡。對中韓等遭受日本侵略的亞洲鄰國，自然會想到日本是在重走軍國主義的老路。

一般以為，朝鮮是東北亞的亂源，核試驗、放衛星、射導彈，每一次都牽動東北亞的地緣震動，中美日韓俄五個國家都被其玩弄於股掌。其實，戰略力量孱弱的朝鮮不過是虛聲恫嚇而已，並不能給相關利益方造成真正的威脅。日本的折騰，卻帶給東北亞現實風險。

和朝鮮的敵對關係不必說了。日本在東北亞和中韓兩國不僅僅在島嶼主權衝突，而且還難解歷史死結。安倍政府的連串動作，使中韓與日本的歷史死結更加難解，更增添了現實困窘。若日本修憲成功，日本就像一個擺脫牢籠的猛虎，釋放的不僅是長期壓抑的怨氣，還有重回野性的狂躁，日本角色的異化，才是中韓等亞洲鄰國極為擔憂的。

值得一提的是，日俄關係同樣不睦，北方四島（俄羅斯稱南千島群島）是制約日俄關係的結構性痛點。即使安倍首相目前帶領龐大的經貿代表團訪俄，在北方四島上也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聯俄制華的戰略性嘗試也化為了機會主義的虛妄。

日本在東北亞的地緣處境是：日朝敵對、日華對抗、日韓失信、日俄不睦。審視日本政局的走勢和安倍首相的邏輯，日本在東北亞的形象並無好轉的跡象。這種異化的孤立角色，帶給日本的並非棒喝警醒，而是挫折感的積累和逆反情緒的釋放，導致日本國內民粹主義情緒的發酵和右翼勢力的囂張。這種趨勢又會加大東北亞各國對日本的恐懼不安，如此循環往復，日本在東北亞就是麻煩不斷的異類。

## 華勸美勿搬石砸腳

即使是在東北亞擁有強勢戰略力量的利益方美國，對於日本走得大遠也會猜忌疑慮。日本「和平憲法」是美國主導設計的戰後成果，也是美日結盟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日本憑藉美國提供的安防得以將資金用於建設，成就了日本經濟強國的地位。日本修憲成為「正常國家」，客觀上是擺脫美國。美國希望日本保持一定的實力予以制華，但不會放任日本成為失控的強國。果如此，在美國的地緣戰略天平上，日本比中國更可怕乃至是恐懼。畢竟，中美沒有戰爭世仇（即使發生過朝鮮戰爭），美日則難消二戰勝敗心結。安倍要恢復戰前「榮光」，對美國而言已經有養虎遺患之憂。

安倍否認侵略歷史，更讓美國難堪。一是顛覆了美國作為二戰勝利者的歷史觀，二是無法向另一個盟國韓國交代。因而，美國已經多次警告安倍要慎重對待歷史。若美國放任日本走得大遠，日本在東北亞也會給美國帶來麻煩。借用中國駐美大使崔天開的話，美勿搬日本這塊石頭砸自己的腳。

作者為察哈爾學會研究員